

四書正義

下五

杞柳章○此章見仁義為性之固有告子以氣為性謂性無仁義必待矯柔而後成孟子以理為性謂仁義即性不必矯揉而自有告子之論病在為字故孟子緊從為字生出戕賊字以折之而告子之說窮

講告子不知性之本善言于孟子曰今之言性者必言仁義自我論之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不相涉包人之生而有性猶杞柳渾然之質也人之行事而有義猶桮棬已成之器也人性本無仁義以人性而強為仁義猶杞柳本無桮棬以杞柳而強為桮棬皆人力使然也○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王陽明曰朱子釋性字指性之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蔡虛齋曰矯者矯曲而使之直操者操直而使之曲○率性之謂道未聞以人性為仁義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事依荀子說指氣物欲為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為偽為也○林次崖曰義猶桮棬只是一義字該了仁字不是脫漏○講按朱公迂謂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根苗此不必拘告子此時尚不知仁之在內也觀後朱子說自明

講孟子曰子謂仁義必待為而後成猶之桮棬杞柳本非桮棬子謂以杞柳為桮棬其順杞柳之性而遂目然以為桮棬乎抑將斬伐之屈抑之戕賊杞柳之本然而後以為桮棬乎則戕賊在所不免矣如將戕賊杞柳而后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之本然斬喪其性而後以為仁義與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戕賊戕性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為仁義之禍者必自子之言也夫○朱子曰杞柳必矯揉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辨告子欺處皆是辨倒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輔慶源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戕之所以為戕者性也○蔡虛齋曰孟子之論性善其辨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察矣○金仁山曰順字對為字故者以和為水惟其順也○岳雲曰首二句作抑揚之辭以詰

學卷六 朱熹集註

告子上 凡二 十章

告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

理也杞柳桮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屈曲之屬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

荀子性惡 順字即率性的意思率性即是 告子曰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

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

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

順字領戕賊意說

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于之言

問之接下如將二字方活若作決辭則下當直接戕賊人以爲仁義矣○人誰不要順性之自然今要害了性繼得爲仁義則人就肯善其本性而爲仁義是使天下絕不爲仁義豈非仁義之禍禍仁義便是禍性無兩層

端水章○此章見性之本善告子言性無定體善惡皆其使然孟子言性有定體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人無有不善一章要指

講告子小變其說口有來性之爲物卽不。定是惡亦豈。定是善人之性猶端水之爲物也湍水潏潏而轉未有定向決而引之于東則東流決而引之于西則西流或東或西顧所決何如耳人之性之無分于善不善非有定體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非有定向也○軸慶源曰告子不以氣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說則以性爲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其爲小變也○附圖之中看告子立論處全要最想性無定體意看孟子闢他處全要最想性有定體意

請孟子曰水之流信無分于東西矣然豈不分于上下乎其可決而東必東之地勢爲下也可決而西必西之地勢爲下也人性之本然善也猶水之本就下也天下之人與賦爲均必無有不善如天下之水東西殊向必無有不下性豈無定體乎○蔡庸曰人無有不善據本然之性言所謂順之而無不善順字因下交反字照出此句且莫用順字○王鶴淵曰無有不善是決辭不重同意○謹按無有不見一定是善非忽彼忽此之謂正與湍水之意相對水有多般水而性却無有不見一定是有般水而性却無有不善水之不下播激使之也人之不善猶溺爲之也講人性本善而或有不善者何哉今天水本性本下也若搏激而跳躍之可使過于須壘其下流而逆行之可使之在山是豈水本然之性哉其搏激之勢使之而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爲物欲所誘利害所迫失其本然亦猶水之爲播激所使也性必使之而不善則性之無不善可知矣無分于善不善是何說耶○倪新

戕音牆與平聲入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

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水流

潏潏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陽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

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今天水搏激

之可使過須壘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安曰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也。此性本然之定體也。○張處峻曰此不是為不善人分疏正見人無有不善處水之過額在山由于搏激則水之無有不下也明矣為不善而出于使可見天下即有為不善之人決無有不善之性○薛敬軒曰反性為惡而本至善在○李山雲曰為惡亦是因氣質之性做去使趨順氣質便已反了天理之本然故曰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生之意○此見氣不可以言性告子以氣為性是他學術差誤之極孟子分別出個人物以關之見生則人物所同性則人物所異豈可即以生為性乎

講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自明其宗旨曰吾以杞柳為水喻性矣以一言蔽之生

之謂也人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其所以知覺運動者即是性豈別有所謂性乎○朱子曰他合下便錯了也只說生處精神魂魄凡動用處是也說來說去

只說得個形而下者○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雙峯曰知覺運動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嶧山曰本文止求際此人物字下交孟子諸

之則謂其混人物于無辨也○謹按知覺運動人物何以能然所以然者氣也須看所以字或問中數能字即所以字

講告子以生為性則理氣不辨而人物混矣孟子詰之曰生之謂性也猶此物

之白者均之謂白與告子不察以生謂性便有混入于物之失直答之曰然孟子

復詰之曰天下物之白者多矣今若比而同之將所謂白羽之白也即猶白雪之

白白雪之白即猶白玉之白而更無差別與告子復不察直應之曰然彼蓋欲伸

其白之謂白之說不知生之謂性之非固自此而可闢矣○王觀濤曰白之謂白是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則羽雪玉已該在內孟子恐告子遁辭故再問以寔

之○吳因之曰白羽及白雪白玉各二字連珠不必以上白字作稱許看○謹按生之謂性告子口中無凡字同字孟子便添出凡字同字以告子止言人而孟子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

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

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

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

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孟子告子

意然則以下方有視脈看註目明。

講孟子因而折之曰若然則凡同一生節同一性大之性固猶牛之性牛之性適亦猶人之性而更無差別歟吾知生財人物之所同則人與物異生財即性之謂乎○朱子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人之所以異于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其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石似人其得全○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逆而理絕不同○胡雲華曰人化流行賦于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而通者物得其氣之偏而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正故下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下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自人物有生之後說○虛齋曰大之性二句只是帶過一步以起下句不暇區別大牛之不同處然其塞萬物之性各自散殊此又在所當知○講按若不異也若字妙甚凡人之與物不但理之偏全不同並氣之純駁亦異此章所論之氣只是知覺運動之氣然者耳未及細論其所以爲氣也○理同氣異氣同理異言之精矣其塞理存同處亦有異處氣存同處亦有異處人與物終不可以一槩而論也此章只論理之異氣之異究未嘗辨別孟子因當時言性者都以氣質言之特就氣質中指出本體不離乎氣質者言之非孟子不知有氣質之性也

食色章○此章辨義外之說要緊只是長之者義乎一句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下二節因告子強辨而謂其所謂者以通之以自辨長從色字生以反辨長從食字生告子論長始終以人言故以義爲外孟子論長始終以心言故謂義在內
講告子以生爲性不識性之有仁義因復申其說曰非有他人生而甘食悅色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此字緊承上然字來一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

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外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盛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

即性也夫甘之悅之此仁愛之心也生來即有此心可見凡仁愛之生于心者皆由中出內也非外也至于食色之可甘可悅亦皆酌之而辨其宜為養生來未嘗有此可見凡事物之有其宜者皆自外至外也非內也○朱子曰告子以其主于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胡雪岑曰甘食悅色是自來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所愛皆有所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謹按甘悅為仁可甘可悅為義既是可甘可悅自然甘之悅之仁義正是相成如何謂但當用力于仁而不必求合于義義字註謂事物之宜下個宜字必辨別是非可否非恣然任性以甘之悅之也告子見人合下便有甘食悅色之性至于辨別可否此後來事本來原無此心但當用力于仁只是順其甘食悅色之心不必求合于義不當復論其當甘悅之理也

講孟子曰仁義一也何以為仁內義外也告子曰義莫重于敬長彼人年長而我從而長之是因長在彼而先非有長之之心在我也猶彼人色白而我從而白之是從其白于外非先有白之之心于我也故謂義為外也○林次崖曰非有長于我告子只就長上認義却不就長之上認義故以為在外。

講孟子曰子以白喻長非其倫也夫白馬之白與自人之白但同謂之白而已無以異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于長人之長與夫長馬之長不過口頭道長若長人之長則必有恭敬之心存焉白馬白人不同謂從其白于外可也長馬長人不同而謂非有長于我可乎且子謂彼長而我長之其以彼人之年長者為義乎抑以在我長之者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敬因乎人義可以為在外矣若以長之為義則敬由中出義豈在外者哉○孫師仲曰上四句只要說出長人必有長之心且謂二句乃就長之上指出義來以見非外也通節只一意○謹按心之制雖由事之宜而生事之宜定由心之制而決長者當長事之宜也吾心長之心之制也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

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于外學者也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義外作主只屬仁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無以異於曰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眉其說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

與平聲下同○張氏日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講告子曰我亦非以長者為義也但以仁較之覺長之心不得自主大異于愛耳如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吾不愛也是以我為悅所主在我人不能強我愛也故仁謂之內若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不論親疏惟長是視是以長為悅我不能沒人長所主不在我也故義謂之外也告子此言終以長者為義而不知長之為義矣○謹按秦人弟與楚人長一例也吾弟吾長一例也不愛秦人弟與長楚人長即不同而愛吾弟與長吾長則同今將謂愛吾弟之愛由我而生則長吾長之長亦由我而生內則皆內也將謂長吾之長由長而生愛吾弟之愛亦由弟而生外則皆外也而內外異視其謬甚矣○親親而仁民秦人之弟何嘗不愛來但與吾弟有差等耳說個則不愛告子並不知仁矣

講孟子乃因其甘食之明而通之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于人固然嗜秦人之炙亦嗜吾之吾炙而無以異焉夫物則亦有然者也子謂以長為悅而為郊然則人之嗜炙亦以炙為悅而有外歟○輔慶源曰炙在外而嗜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于嗜炙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納約自牖之意也○孫貽仲曰嗜炙非外以見長之心在內即長之者義乎意

孟子子章○此明義內之意行吾敬句是主敬主于吾原不在外一行字中便有推移變化惟吾所施之妙下因時制宜就在裏面公都子知義根于心而未知義妙于時故被孟子難倒得孟子庸敬斯須之說遂悟出○時字而有冬夏之喻知因時妙用則行吾敬之為義內明矣○上章長楚之說就同者言妙孟子亦以嗜之同者言內此章鄉人伯兄之說就異者言外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言內既就異處說則當以因時制宜言與上章同略微分也

講孟子子聞孟子義內之說而未達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講公都子曰義主于敬而敬固心之敬也知人之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

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借仁內以証義外

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

義在 曰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 炙在物嗜其炙在我

則亦有然者也然則嗜炙亦有外與 同夫音

扶○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

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

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是因之。○行吾敬吾字極重說着在吾則義內說着在郊則義外。公都子不能達畢竟認不透。○岱雲曰告子長之之說因長而長只認彼字不認我字惟是落下個吾字則敬已由中出固非人所假借而因時制宜亦君心自有之裁制矣。

講季子曰義果在內必敬能自主而當當因人爲轉移以敬長言之伯兄固當敬矣假如鄉人長于伯兄一歲則誰敬公都子曰敬以親疏爲殺鄉人雖長疏不踰親必當敬兄季子曰設酌鄉人伯兄之酒則誰先公都子曰酌以賓主爲序伯兄雖親主不先客必當先酌鄉人季子曰所敬既在伯兄當酌之時所長又在彼鄉人是敬不由我惟視人爲轉移告子言義外果在外非內也。○岱雲曰鄉人長于伯兄即不止一歲豈有不敬兄之理鄉人即不長于伯兄一歲豈有不先酌鄉人之理他只要拘轉說見敬與長聽彼此作主而不聽所敬所長之心作主果字有確信其說之意。○謹按孟子季子不但認所長在彼爲義外外所敬在此亦爲義外見敬與長俱視彼此爲轉移在彼在此與我無與總要打破他一吾字。

講公都子屈于辨而不能答乃述以告孟子孟子教之辨曰彼言伯兄可作叔父觀彼言鄉人可作弟予觀試倣其誰敬之問而詰之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答曰敬叔父則與敬兄者無異矣又倣其酌則誰先之問而詰之曰弟或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則與先酌鄉人者無異矣乃從而折之曰既曰敬弟則叔又不得伸其尊矣所以敬叔父者惡在也彼必將曰所以敬弟者以在尸位位故也叔父雖尊不得不爲祖考屬矣子亦曰向所謂先酌鄉人者以鄉人在賓位故也伯兄雖親不得不爲主道屈蓋兄在家庭無時不敬庸常之敬在兄亦猶叔父之敬尊也鄉人爲賓此時當敬斯須之敬在鄉人亦猶敬弟之暫見庸敬斯須吾之敬自有權衡非徒在此在彼因人而轉移也義豈在外而不任內哉。○林次崖曰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句言所敬在此者當時之敬在兄也所長在彼者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三於爾來而不得其正也。○孟子問

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

之言而未達

一行字有多少權衡在

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

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

鄉人長於伯兄一

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伯兄鄉人之言依然是長人長楚之說

族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

指義說

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

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公

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學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

暫時之敬在鄉人也。○謂後庸字則須字便是時在兄在鄉人便是因時制宜此在字與前不同前言在此在彼是我不得自于敬曰在外此言庸敬斯須自義而制其宜故曰由中總之所重在兩敬字庸敬斯須皆行吾敬也敬字便解吾字說玩本文之字可見兩在字即行字也惟在位則敬弟不得復敬叔矣此斯須之敬也惟在位則敬弟無妨于敬叔父此庸敬也上下語脈方緊

講季子問之曰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依然所敬在此當敬弟時則敬弟依然所長在彼義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即其易見者曉之曰敬之異施譬之飲食然冬日宜飲湯則飲湯夏日宜飲水則飲水以因人之敬為在外然則因時而飲食者亦在外與湯水雖在外而酌其當飲之宜者心也叔父與弟雖在外而酌其當敬之宜者心也因時制宜皆由中也我在我內而不在外明矣。○虛齊曰季子所認則叔父與弟字重孟子公都子之說則敬字重敬出于我也季子之說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孟子之說謂吾之敬施之于叔父與弟也

性無善章○此章明性善之旨三說主氣知有物而不知有則者也孟子主理從物之中指出則來見其至善無惡通章只性情才三字性是主腦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善則情善而才亦善後而引詩由天說到民則性命之源流具矣由物說出則則理氣之精粗判矣由秉夷說到好德則性情之體用備矣與三說性相反孔子以為知道則三說之非可知

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

隨時斟酌的確

何基因入轉後

敬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祖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

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依然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一則字正因時制宜之妙

內也公都子曰冬曰則飲湯夏曰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普爰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謹或曰性無定體可以習于善而為善可以習于不善而為不善是故文武興于上帥民以善則皆化而好善是性可以為善也關厲與于上帥民以暴則民皆化而好暴是性可以為不善也此又一說也○岱雲曰兩則字見其轉移之捷正是無定正是上可以處

講或又曰有生來性善者必不移於惡有生來性不善者必不移于善是故以堯之聖為君非不能化民于善也而有象之傲象之性非一定不善者乎以瞽瞍之頑為之父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有舜之聖以紂之惡為兄之子情親而易染且以為君分尊而易從而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舜與微子比干之性非善之一定者乎此又一說也○朱子曰韓文公見得人亦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于般樣不同故不敢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

謹三說不同皆不專言善也今夫子獨曰性善然則彼三說皆非歟講孟子曰吾謂性善豈無驗哉天下雖有不善之人而無不善之性蓋有性即有情性蘊于中而無形乃若其情之感物而動自然發見者本有無偽則但可以為善矣情既善則性之本善可知乃所謂性善也○朱子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仁是性惻隱是情如一個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觀濤曰情字要指自然發動而言方見其善○程書曰乃若二字要見孟子一段確有正據光景不是強尋一証○岱雲曰則字語氣甚厲故註作但字解○謹按玩証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為字著力朱子云情性之動而有為則為字自當與下為不善為第一例看○乃若與若夫語氣相呼吸三說紛紛正為天下多下善之人孟子從為不善後推論本然之情見人雖有不善乃若其情則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好暴好去聲○此即重一有字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

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

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

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乃者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入之情本但
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

盡其才所以非才之罪。盡其才盡字外。其人之才。體無限量。用無窮。彌綸天地曲。底箇物無有不至。總要能盡不盡。則纔發便過。如何須消做去。

語然此非我之私言也。嘗徵諸詩與孔子之言矣。烝民之詩曰。天生衆民。有形氣之物。有天理之則。此乃民所執之常性。無不好是懿美之德者。孔子讀詩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天之生人也。與之氣以成形。則必與之理以成性。故有是物。必有是則。以主之。未存存物。而則不其者。惟民有此秉執之常性也。故現義之悅心。聖賢然庸愚亦然。莫不好是懿德焉。爲此詩者。信乎其知道也。夫曰則曰夷性之善也。曰好是懿德。情之善也。惟民有此秉夷故好此懿德。則情之善本乎性之善。而才之無不善可知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理精。故純氣粗。淺故雜。陳北溪曰。氣質之性。是以氣言。至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定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只是就那氣質之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而言耳。黃勉齋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修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處庸曰。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者。謂之彝。存乎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二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于有則之上。加一故字。于好是之上。其旨愈明。讀其知道乎。非贊詩也。正爲言性者不得。甚旨故言此以曉之耳。詩人物則平說孔子

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詩曰。天生烝民。有

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

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烝民之篇。蒸詩

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

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

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

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

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

物則申說詩人秉彜好德開說孔子秉彜好德連說各有意思皆存義理○物則俱有詩人未嘗說有物無則未嘗說物即是則○則不離物但舍則言物則不可耳彼三言者知有物而不知有則者也無善無惡生之謂性也此便是以物爲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湯水之謂也此便是有物無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三品之說也此便是有物不必有則

富歲章○此章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性之善也○金重心之同然上首節言性之本同而不同者由于陷溺大旨已了楚麥二節即物類之同以明人之用假故籠子五節又即人身之同以明人心之同理義爲心之同然可見人性皆善而降水無殊彼陷溺其心豈可謂性之有不善哉

講孟子曰人性本善而有不善者非其初也○波富歲子弟未必盡善然多有所賴藉而爲善○凶歲子弟未必盡暴然多暴爲不善○非天之降才厚于彼而薄于此如此其殊異也由凶年衣食不足則不暇顧禮義有以陷溺其良心而然也○陳新安曰天之降才與君所謂上帝降衷畧似○虛靈曰多字有斟酌不曰降情降性獨曰才者就所爲上爲切○俗雲曰心字指理義之良心說來說心只是說性○爲暴也言屬在氣質言孟子言陷溺却只就後來物欲說

溺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然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

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謹試觀之物今夫麴麥播種而覆盆之其地同樹藝之時又同及其淳然而生由
昔而秀至于日至之時無不熟矣雖所獲有多寡之不同則以地有肥瘠之分而
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動惰之不齊也在麴麥豈有不同哉○虛齋曰總見同類
相似之異不必依新安以比譬降才同而奮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觀下文
接云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見○張彥陵曰說不同處正要發明他同處

謹以麴麥推之故凡天下之物同一類者本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其有不
似乎人至聖而極然聖人此人我亦此人聖人亦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與我
同類者類既同則其性豈有不相似者哉○陳新安曰人性善無不同此提接綱
領處○語按凡字大槩說即麴麥以例其餘○何獨至于人而疑之緊承上舉相
似意見人性之同聖人與我同類正見聖人與我其性目不異耳分明就性說註
自清楚觀濤云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與我同類就形說而含性意甚好
講惟同類相似故龍子嘗云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求必適中我知其必
似足形而不為貴也夫屨之相似乃天下之足同也○代雲曰時解俱云引龍子
不重足同將此引起下曰耳目之同觀未節言口耳目可見余謂此是孟子文法
活變處足與口耳目也是一般孟子借龍子之言趨勢說下後即不照應足字亦
古人行文常法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
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天麴麥播種而穫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

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

二句總是人事不齊

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麴

音牟穠且憂磽苦交反○麴大麥也穠覆種
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就形言繳性意

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

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貴也屨之相

孟子解意

似天下之足同也

賁音賁○賁草器也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

然所同者豈獨一足為然彼口之于味也有同者也易牙極善于調味不過得後
口之所善者也易嘗與人殊哉如使易牙口之于味也其所善之性與人殊若六
馬之于我本不同類也則易牙所調之味宜獨善之而非人之所共善矣天下之
人何其所善皆從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皆期必于易牙之所調是天下之
口舉相似也○陳新安曰易牙齊桓公臣能別淄澠二水之味先得我口之所善
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虛齋曰予字重看言易牙所調之味天
下期于易牙言必以易牙所調者為美也○岱雲曰其性與人殊若指大槩凡人
則其字便無贅皮與下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于味句亦不連貫承上易牙文
慕方順○謹按凡事皆有恰好至善處易牙之味師曠之聲子都之姣皆極則也
同者同聽同美正是同其極則邊○口相似以其所善之味相似也性便在形中
無兩層○期只是必意不是相約之說

謹豈獨口為然哉惟耳亦然至于音律之聲其清濁高下天下之人皆期必於師
順之所和是天下之耳舉相似也

謹又豈獨耳為然哉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之人莫不知其色之姣好也若不
知子都之姣者必其無目者是天下之有目者舉相似也

謹性其舉相似如此故曰凡口之于味也人有同者焉凡耳之于聲也人有同聽
焉凡目之于色也人有同美焉一身衆體無不同如此至于心為一身之主神明
之用豈無所同以為然者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即物而存之理也處物而宜

未必適中然必似口之於味有同善也易牙
足形不至成質也

先得我口之所善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六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所和之音則天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

之義也未有人心無理義則未有不以理義為然者能合理義者莫如聖人在聖人不過先知先覺乎理義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我豈有異于聖人哉是以有此心即有此理義故理義之悅我心知之而必好好之而於樂酒芻豢之味之悅我只食之而必嗜者之而必飽也理義為心所同然可見人性之善無不同矣彼為暴者由陷溺其心而然豈天降才之殊哉○朱子曰理義悅心顏子飲罷不能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為眾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歸李思曰合如此是理合如此而如此是義○薛敬軒曰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在物之理也處之各得其宜處物之義也○吳因之曰理義二字要說得重見理義是天地間至純不雜至粹無疵底人心所同然就是這箇物件要在此處隱隱藏得箇性善意思○謹按註謂然猶可也即悅我心悅字註云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正指心之所同然者數句○同然義理是情所謂好是懿德也緣有箇民之秉彜在故理義同然所以見性之善○悅我心悅字是自然公共之情雖陷溺其心者亦無不如是也悅不從學問得來○吾一事合理義吾自悅之夫未有不悅者也人一事合理義人自悅之吾亦未有不悅者也纔是心之所同然悅即然字無夫分別也○處物為義義在內而不在外可知矣在物為理似乎在外不知萬物皆備于我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聖人先得不重聖人只重我心故下接理義之悅我心云云也

牛山章○此章見人心貴于操存操存之功總在旦晝之所為上能于此理會事合理不致錯亡則理長欲消良心自存而不放矣前二節以山木傷人心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心一存時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消長之幾在乎養之得失未引孔子之言見心之神明不測當時操存不可頃刻或失其養此章雖說夜氣而究以存養之心為主

加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為眾休之重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對上與我同類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

藟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豕豕是也程

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

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

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

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

實美山木之木美不美意自在言外

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山也

講孟子曰天下物之莫能保其美者豈勝嘆哉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其美矣以其郊于大國也採樵者衆斧斤伐之尚可以爲美乎然其美雖失而根本猶存是其日與夜氣化之所生息加以雨露之所滋潤非無萌芽旁蘖之生焉于此而培植之尚可復其美也奈牛羊又從而牧之生之未幾而賦之極至是以若彼濯濯之光潔也人徒見其濯濯也以爲牛山未嘗有材木焉不知山以生木爲性此豈山生物之性哉○朱子曰木嘗美是喻人仁義之心斧斤伐猶人之放其良心所息所潤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處且甚之所特亡則又所謂牛羊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成賊無餘矣○吳因之曰人見其濯濯三句不是慨嘆的口氣是歸咎于生辛之牧意下人見其禽獸三句亦然隱隱起下失養則消○岱雲曰近郊則伐之者易國大則伐之者多以喻日接嗜慾則陷溺者易衆欲交攻則陷溺者多下節添且且而伐之句正照郊大國六句○謹按凡物皆有所生長山木人心其理一也下一凡字便統下節日夜句解在內

豈獨草木雖存乎人者其始豈無仁義之良心哉其所以放失其良心者曰爲物欲斷喪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尚可以爲美乎然物欲雖爲人心之害而善端未絕其日夜之間物欲既退良心之所生息至于平旦而清明之氣未爲物欲所昏其好仁義惡不仁義與人之公心相近特萌下旣伐之後發見至微僅此幾希而已此正心之萌蘖也于此而保之良心未嘗不可復全乃其晝之所爲不仁不義將此幾希又已隨而惜亡之矣亦猶萌蘖之牧于牛羊也今日惜之明日惜之反覆循環而不已則其夜氣之生日以浸薄不足以存養其良心矣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以氣化言

潮以未澤言

正見生初可培植處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葉五割友

○牛山齊

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

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

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

嘗閒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

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

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

害之是以至於光

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

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